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 (三)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 蔡耀明 主講
● 呂妙香 整理

處於變化之流，值得留意的是，有一些轉折點，只要進入而閉鎖在關聯條件結合的情境裡面，例如，入胎、出生、或和什麼事物糾纏不清而難分難解，那就暫時脫身不得；另外有一些轉折點，隨著結合的關聯條件解散了，例如，死亡、或和什麼事物分道揚鑣，那反而提供絕佳的脫身機會，替下一個波段關聯條件可以怎樣結合，至少投下很可觀的變數。

既然如此，縱使生病，都是很好的機會，觀察與思索哪些關聯條件的推動，因而來到這一輩

子的世間？一輩子的生命歷程，大致是怎麼一回事？認識清楚了嗎？路途上的顛簸，準備好怎麼看待和處理了嗎？生病是否隨著這一輩子投胎和出生，在生長過程要去概括承受的事情之一？

藉由生病，還可切身體會一期生命之困苦。什麼樣的困苦呢？就是受困於五蘊和合所依託的身體，暫時沒辦法脫離病痛之軀，還要經歷身體或甚至身心的疼痛。在痛定思痛之餘，還可進一步思索，這一輩子的五蘊解散之後，是不是還要重蹈覆轍，持

續追逐習以為常的事物，再度投胎而成為人？

這一輩子會到世間出生而成為人，大致有幾個重大的推動因素。第一，生命相續流的出路，導向人類的生活環圈。當然也可以導向一些動物的生活環圈、地獄、天國、或更為廣大高超的世界。第二，導向還需觀念或想法的認同，由此設立主體觀念，將生命歷程轉而認定為是誰或是什麼存有者的一回事。認同做人，或認同做什麼地方或什麼族群或國家的人。第三，配合主體觀念，以主體觀念為核心，做出情意的追逐。對於「成為人」，一直在做貪愛、瞋恨、和愚痴之類的追逐。第四，在持續追逐的過程中，由所作所為所累積的生命活動的資訊流，例如，記憶、習性、能力、個性，也都驅使著往人類的生活環圈鑽過去。

生病的時候，受困於所依託的身體和世界。然而，這是當初投胎而來的眾多概括承受的事情之一。痛切反思：人類的生活環

圈、族群、或國土，是不是那麼值得繼續認同和追逐？如果認為值得，以後膽敢一而再、再而三跑來投胎，敢來做人，那就要敢於承受身心任何可能的困苦。如果認為不值得，或不願承受身心的困苦，那就可以在這一輩子的五蘊解散之後，也就是一般稱為死掉之後，另謀出路。

比如說，當初大家決定來聽這一場演講，如果這一場演講有夠爛，大家可以中途離席，或者演講結束之後，就說以後再也不聽演講了。同樣地，經過一次的演講，如果覺察受困於這當中的折磨，以及可能的利益、價值、或意義，使得我們對於跑來聽演講而概括承受的情形，發而為切身的觀察和思惟，這將是千金難買的經驗。

如果生病的時候，只用一般凡夫的辦法，說「我生病了」、「我是病人」，那將是相當可悲的事情。生命的歷程，竟然被簡化成叫做一個人；所謂一個人，又被簡化為身體；最後，因身體





的毛病，被稱為病人，反過來主宰和吞噬生命歷程幾乎一切的情形！健健康康、活蹦活跳的時候，一般凡夫的看法，可能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一旦生了重病，身體出現巨大障礙的時候，一般凡夫的看法，甚至可能使問題更為惡化。

相對於此，宗教的看法，即值得深思。就生病來反思：這一輩子的生命歷程，應該活出什麼樣的內涵，才算得上好好地活過，或真實地活過？例如，心存善良，沒什麼過分的貪念，不隨便口出惡言或傷害世界，努力學習知識和培養人格，好好經驗世界，淬鍊生命之信念，盡心盡力幫助或貢獻世界。這樣的話，充分運用生命的歷程，不斷碰出生命的火花，生命的內容充實，力量堅強，而且發揮生命的作用。正好是這些重大項目串連的整個歷程，才顯示生命歷程的主軸是怎麼一回事，而不是拿一時的病痛或挫折，誤把生命歷程界定為只是病人或失敗者。

進一層思考：生病而受困於五蘊和合所依託的身體的時候，以「我是病人」來自我界定，驚慌失措，一生當中重大的項目，信念、知識、倫理、親情、人格、精神、智慧、服務，就那麼脆弱，好像統統被病痛摧毀掉了，那不是很可悲嗎？如果一輩子的生命歷程都輸給一時的病痛或挫折，而且輸得很慘，縱使奇蹟式地身體康復或紓解困境，如何可以說活出了什麼樣的意思？

生命歷程往往充滿動盪和轉折。如果是生命當中重大的項目，就不會由於健康或生病、成功或失敗之起伏，而頓然無足輕重。如果信念或人格之於生命，是那麼地重要，生病的時候，不僅拒絕用疾病來界定自己，而且更加可以發揮生命歷程的信念或人格。

再思考一件事情。一個叫做很有錢、很有地位、很有權力的人，晚上是不是還能抱著金錢或權力睡覺？當然可以有要去擁抱的想法或渴望，但是卻抱不到所





要擁抱的東西。白天活動期間，例如，正在聽演講，除了和世界的接觸而形成經驗的界面，更重要的，應該是透過經驗而表現在或內化在心路歷程的內涵。睡覺的時候，深層的心態持續活動，以至於心路歷程不曾中斷。

白天，人們可以偽裝，可以欺騙世人，但是騙不了自己。因為稱為「自己」的，基本上叫做認識與心態的活動所串連的心路歷程。欺騙世人，自己心知肚明，正好清清楚楚記錄在心路歷程。睡覺的時候，擁抱不到金錢或權力，只是在心路歷程表現和記錄下要去擁抱什麼的想法或渴望。

因此，白天到晚上，可能身體的狀況以及和世界的接觸活動，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心路歷程則相續不斷，並且由心路歷程的相續不斷，說明生命歷程的相續不斷。隨著經營生存事務，包括身體的、語言的、心思的動作，這些所作所為，以記憶、習性、能力、個性等方式，累積成

所謂生命活動的資訊流。

所謂生命活動的資訊流，有其輸入和輸出二方面不斷的變化。輸入方面，日常生活、專門學習、或宗教修煉，都可造成點點滴滴的認識或情意內涵。輸出方面，累積的資訊流，持續流動，也點點滴滴促成日常生活的驅使力、夢境的材料與驅使力、以及波段式地五蘊解散之後心路歷程的材料與驅使力。

以上帶出來的關鍵概念，例如，心路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活動的資訊流，在三個時段上，尤其可發揮思惟上的重大引導作用：

第一，睡眠。睡覺的時候，雖然不使用「眼耳鼻舌身」這五個感官配備，去捕捉「色聲香味觸」這五個感官對象，可是深層的意念、覺察、心思照樣流動。不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而且生命活動的資訊流，也源源不斷地推動和促成睡眠時的心思和夢境的影像、聲音、或知覺等。



第二，生病。生病的時候，面對的不只是身體而已，還須考量認知、心態、為人，照樣維持良善的心態，好好做人，以及經營適切的生命活動。

第三，臨終。走到五蘊就要解散的地步，觀照生命的出路，以心路歷程的意念導向，配合生命活動資訊流的善根、種子，走向生命歷程的下一個波段。

不論是睡眠、生病，或臨終，外表上看起來好像斷開為不同的情境，甚至有陷落於當中或被吞噬在裡面的危險，然而，心路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活動的資訊流，這三個關鍵概念，都可顯示連貫的相續。

一場演講，並非孤立的東西，不僅不把參與演講的事物吞噬在裡面，而且演講之後，也不是什麼都沒有了。請問演講之後，我們乘著什麼樣的經驗、認知和心情而離開？不少影片都很重視結尾的那一幕。一部好電影，會讓觀眾在離開戲院之後，

縱使影片的內容都差不多忘了，可是對片尾那最精采、最感人、或最高潮的一幕，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人們在這一輩子波段式地告一段落之前，竟然是越活越糊塗，越活越痛苦，然後用怨天尤人之類的觀念或心態來散場，這可以說是一生最大的敗筆。

宗教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生命出路的打通，而絕非僅封閉在由出生和死亡這銅牆鐵壁的範圍裡面。假如以為死掉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出生的時候，平白無中生有，那就如同一般凡夫的見識，以為太陽上山和太陽下山就是本然的事實，並且以為所謂的太陽只存在於上山和下山的這一個小段落裡面。

以生命出路的打通為著眼點，首先，關注這一輩子在生命歷程的所作所為；其次，重視多生以來的生命歷程與累積的生命活動的資訊流如何影響這一輩子的生命形態與生命表現；第三，展望生命歷程的後續波段。



結尾的地方，根據佛教很重要的一部經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心經》。《心經》開頭就帶出主旨：「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是就世間打開構成要項，也就是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如果能夠切入構成要項，並且觀照構成要項的變化之流，了悟在變化之流，縱使構成要項，也談不上本身固定不變的存在，這就說成「照見五蘊皆空」。由於了悟構成要項並無本身固定不變的存在，因此不必認定在構成要項上，也不去執取或陷落在構成要項裡面，因此辦得到度越一切的「困厄」。

《心經》的結尾，有一句咒語：「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第一個「揭諦」，叫做行走或奔跑。第二個「揭諦」，也叫做行走或奔跑。在生命相續的歷程，或者走在佛法修煉的道路，要求一步一步，一個波段又一個波段，把路子走下去，把出路

打通，持續不斷地行走或奔跑。

跑到哪邊去？「波羅揭諦」，盡全力貫徹歷程或道路，奔跑到彼岸，或者進行永無止境的奔跑。

跑成什麼樣子？「波羅僧揭諦」，總攝地帶著整串的生命內涵或修行內涵奔跑到彼岸。一般世人從小到大，或者東學西學，卻又東掉西掉；或者不學無術，好像沒什麼特別努力過，沒有學出什麼像樣的內涵，空過一生，這都是相當可惜的事情。「波羅僧揭諦」，以生命歷程做成修煉道路，持續修煉，引發修煉的內涵，並且累積和總攝修煉的內涵，奔跑到彼岸。

如此奔跑做為目的地的彼岸，又是什麼呢？「菩提」。修煉的道路，以智慧為核心內涵，並且以智慧的通達為修煉的主軸。智慧在修煉道路通達的極致，即稱為「菩提」。

這一句咒語的結尾，「薩婆訶」，謹願吉祥。在這兒，也以此謹願吉祥。☉（全文完）